

鸟儿不惊的地方

In the Land of Unfrightened Birds

〔俄〕米哈伊尔·普里什文著

河流法依娜·吴嘉佑译 刘文飞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心灵甘泉

Oasis for the Soul



NI AOR BU JING DE DI FANG
鸟儿不惊的地方

[俄]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著
河流 法依娜 吴嘉佑 译
刘文飞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鸟儿不惊的地方/(俄罗斯)普里什文著;河流,法依娜,吴嘉佑译,刘文飞编.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8
(心灵甘泉系列)

ISBN 978-7-5411-3757-0


I. 鸟… II. ①普… ②河… ③法… ④吴… ⑤刘…
III. ①散文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9083号

NIOR BU JING DE DI FANG
鸟儿不惊的地方

[俄]米哈伊尔·普里什文 著
河流 法依娜 吴嘉佑 译
刘文飞 编

责任编辑 奉学勤
责任校对 韩华
责任印制 喻辉
封面设计 任熙
版式设计 邹小工/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公司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57-0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编者序

米哈伊尔·普里什文（1873—1954）是 20 世纪杰出的俄国作家，世界生态文学的先驱之一。构成此书的两部特写《鸟儿不惊的地方》和《跟随魔力面包》是普里什文的处女作。当时已年逾 30 的普里什文以这两部特写登上俄国文坛，似乎算是天才成群诞生的俄国文学中的大器晚成者；然而，这两部特写不仅以其新颖的内容和灵动的文笔享誉当时的俄国读书界，而且还成了俄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名作，由这两部作品所奠定的题材范畴和风格特征也始终是普里什文清晰的识别符号。

1906 年，普里什文偶然得到一个前往俄国北方进行地理和民俗考察的机会，他在圆满完成“科考”任务的同时也记下大量旅行笔记，这些笔记后来以《鸟儿不惊的地方》为题发表。普里什文前往采风的奥洛涅茨地处彼得堡以北，是一片当时尚未被现代文明所触及的地区，是俄国古代文化的一方沃土，自古流传下来的童话和民歌，躲避迫害的分裂教徒带来的严谨的生活方式，与瑰丽而又宁静的自然融为一体。《鸟儿不惊的地方》就是一部关于这一地区的长篇特写。

严格地说，《鸟儿不惊的地方》是一部介乎科学和艺术之间的作

Contents 目录

编者序.....	刘文飞	001
鸟儿不惊的地方（维格地区特写）	河流 法依娜 译	
在山岗上（代序）.....		003
前奏 从彼得堡到波韦涅茨.....		007
森林、水和石头.....		021
哭丧女.....		039
渔 人.....		064
壮士歌歌手.....		083
猎 人.....		102
巫 师.....		121
维格修道院.....		135
隐秘派教徒.....		169

跟随魔力面包

吴嘉佑 译

——摘自在俄国北极地区和挪威的笔记

作者前言	187
第一章 魔力面包	190
森林	195
红山村	198
大海	200
在玛利亚·玛列芙娜家做客	213
第二章 还愿	225
夜半	225
选自北德维纳河的手记	231
乘船过海去圣岛	237
索洛韦茨基修道院（致友人信札）	262
第三章 艳阳夜	286
坎达拉克沙	291
尼瓦河和伊曼德拉湖	292
在伊曼德拉湖上	300
鹿岛	308
希宾山脉的艳阳夜	319

鸟儿不惊的地方

(维格地区特写)

河流 法依娜 译

在山岗上

(代序)

片片青苔相连，块块土墩相接。刚蹚过湖泊，又遇到水洼。我的靴子渗进了水，就像两只破旧的打气筒，走起路来“吱吱”地响。要从泥泞的沼泽地里拔出靴子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等一等我，玛努伊洛，我累了，走不动了。这离树林还远吗？”

“已经不远了，那不就是树林吗，你从那棵枯松树看过去，看见了吗？就是被雷劈开的那棵黑松树，过了那个地方就到了。”

黑松树挺立在那儿，这棵树不高，还没有玛努伊洛高。在长满苔藓的沼泽地里，所有的树都没有玛努伊洛高，在这里，玛努伊洛显得可高大了。

疲倦的人们停了下来。拉依卡也疲倦不堪，顺势往下一倒。它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还伸了伸舌头。

“我的一辈子就这样过的。”玛努伊洛说道，“我总是在沼泽地和树林间不停地走，走啊走，直到实在走不动了，往潮湿的地方一倒，就睡着了。要是有一条可怜狗跑过来，准会把我当作死人，对着我狂吠一通。我睡够了，又爬起来接着走。从泥泞小路到树林，又从树林到泥泞小路，从高坡到洼地，又从洼地到高坡。这就是我们

的生活。哎，走吧，太阳已经落山了……”

气筒似的靴子又“咯吱咯吱”地发出响声。树林派来迎接我们的先是一些小棕树，然后是较大些的棕树，最后是高大的松树。它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围拢来。树林里暗了下来。尽管北方的夏夜很短，但还是有时间小睡一会儿。四周又冷又湿。我们用力地摇晃一棵干枯的树，它“咔嚓”一声倒下了，然后是第二棵、第三棵……我们把它们拖到山岗上，并排堆放在地上，然后把从这些树上弄下来的干枝点燃。篝火生起来了。在我们四周，有黑色的松树树干层层围绕，树顶微微碰撞，摩擦有声，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取悦着宾朋。玛努伊洛一边从打死的松鼠身上剥下毛皮，用松鼠的肉喂狗，一边对着狗轻声地嘀咕着什么。

“你给自己买条狗吧，”他对我说，“没有狗可不行。”

“狗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住在城里。”

“和狗在一起你会很快乐的，你可以给它喂面包，跟它说说话……”

他一会儿把狗的两只有韧性的、尖尖的、灵敏的耳朵轻轻地向下压，一会儿用他那张宽阔的、粗糙的手掌抚摩着狗的身体。

“好了，睡吧，安心地睡吧。野兽要是来了，狗会听见的，它会叫醒我们。把武器放在靠近自己的地方。这里地面干燥，没有蛇，可以放心睡。要是你醒来，就看一看火，如果柴堆中心烧完了，就把木材往中间移动一下，然后再睡。地很干燥，放心地睡吧。”

整个没有受到惊扰的鸟儿王国沉浸在晶莹剔透的夜色之中……

突然，一片红色的火星飞蹿过来，然后升起一股火苗，最后响

起炸裂声……

“野兽来了！玛努伊洛，快起来，熊来了！快点，快点！”

“野兽？哪里有野兽？”

“这噼里啪啦的响声……”

“这是篝火里的木头在响。该挪挪木头了。你还是安静地睡觉吧，野兽不会来惊动我们的。上帝让野兽服从于人类。你干吗不睡觉呢？地那么干。”

我还是警觉起来——在一棵离篝火最近的树上有什么东西在挪动。

“鸟儿在低语。是的，飞来一只沙鸥。瞧你，别害怕啦！”

他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甚至有点神秘地说：“在我们的树林里有许多这样的鸟儿，是人们从未见过的。”

“是没有受到惊扰的鸟儿？”

“对，就是这种没有受到惊扰的鸟儿。此地这样的鸟儿很多……”

我们又入睡了。但是这时，有个个头不高、衣冠整齐的城里人与玛努伊洛争论开了：

“没有这样的鸟儿。”

“有，有的。”玛努伊洛平静地坚持道。

“就是没有，没有。”小个子激动起来，“这只是在神话里，可能是在很久以前的神话里才会有，而实际上根本没有，是虚构，是传说……”

“喂，你去跟他说，”高大的玛努伊洛对我抱怨道，“无论你见没

见过，反正在我们这儿，这样的鸟儿就是多得不得了。他却说没有。这样的鸟儿肯定是有的。在我们这样的树林里怎么会没有这样的鸟儿呢？”

……

“喂，起来，起来，太阳出来了，你瞧，天边都红了。起来吧！趁着太阳还没有把露水晒干，鸟儿还在梦乡里悄无声息地睡觉……”

我爬了起来。我们踩灭了篝火，扛起猎枪，从山岗上往低洼地、树林深处和泥塘走了过去。

前奏 从彼得堡到波韦涅茨

在开始讲述自己在“鸟儿不惊的地方”旅行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远离我们祖国理性生活的中心，到偏远的密林深处去。那里的人们狩猎、捕鱼、相信巫师和森林与水域里的鬼怪，通过在几乎看不清的林间小路步行来相互传递消息，并靠松明照明……总之，他们几乎过着原始的生活。为了使这些文字能为读者所理解，我先从远一点的情况谈起。

众所周知，柏林是一个被铁路环绕的城市。在德国首都，市民出行都离不开火车，从车窗里可以观赏到都市里的生活。我记得，当时使我很惊讶的是，在居所和厂房之间到处可以见到小小的亭子间。在这些小亭子间之间，有一片半间房子面积大的土地，周围竖着篱笆，一些拿着铁锹的人在地里刨着什么。在高大的建筑石墙和正冒着烟雾的烟囱之间，看见这些拿着铁锹的人岂不叫人感到奇怪？我就很好奇，想弄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还记得与我同车厢的一位先生对着这些庄稼人鄙夷地笑了笑，就像大人讥笑小孩似的。他告诉我一些他们的情况：在首都的房屋之间，总有一些没有建造房屋或铺上沥青和石头的小块土地。几乎每个柏林的工人都禁不住想要租用一小块这样的土地，在上面先建造一个小亭子，然后利用星

期天在亭子周围种上土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并非出于利益的考虑，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土地当然不会收获太多的蔬菜。但是这就是工人的“别墅”。秋天，土豆成熟的时候，工人们在自己的园子里举行土豆节宴会，而且宴会无一例外的总是以火炬游行告终。

这些德国的别墅主人就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心灵寻找慰藉。别墅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恢复在城市里因过度劳累而失去的体力，并与大自然进行直接沟通。与大自然的交流把人引入了奇思妙想之中。与这些夏天住在城市郊区别墅里的工薪阶层的人们相处，我们的心情顿觉轻松了一些。

现在读者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两个月的自由时间了，因为我要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将对我周围的自然界没有任何疑问；在那里，人类，这个大自然的最危险的敌人，可以对城市一无所知，却能够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在哪里能找到一个鸟儿不受惊扰的地方呢？当然是在北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或奥洛涅茨省，这是一个离彼得堡最近、又没有接触到城市文明的地方。与其说要在“旅行”这个词的完全意义上使用自己的时间，亦即使自己的足迹遍布这个广阔的空间，我觉得，还不如在这儿找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小角落住下来，研究这个小角落，这样会比旅行更易于得出有关当地情况的准确结论。

从经验上来说，我知道，现在在我们祖国已经很少有这样一个地方了：在那里鸟儿不会受到惊扰。于是，我从科学院和省长那里办理了免检证，我要前往各地搜集民族学材料。在记录神话、壮士歌、民歌、哀歌的时候，我确实有机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同时，

在从事这些美好而又极为有趣的活动时，我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精神上得到休息。我把感兴趣的东西都拍成照片，并带着这些资料，回到彼得堡，我决定尝试撰写短篇系列特写，哪怕它充当不了这个地区的全部风景画，也能在某些方面成为这个地区风景画的补充。

忙碌的彼得堡人很少对首都的一些地方感兴趣，而这些地方却牵动着俄罗斯改造者的记忆。数以千计的人每天从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纪念碑旁边经过，到某个岗位或者工厂去上班，却完全不注意这些纪念碑。当周围的人都急匆匆地忙于事务的时候，也确实不便于去观赏这些纪念碑。因此，只有外国人和外省人才想到要观赏它们。

但是，就在这时，你来到了郊外，起先是不见了房屋，只见工厂烟囱林立。然后，烟囱、房屋和别墅也都一一消失了，最后只留下一些黑点。这时，人们打开了有关彼得大帝当年完成大业方面的话匣。人们遥指着涅瓦河上半干枯的树木说，这是“红松树”。彼得大帝当年曾经爬上其中的一棵树，从那里观察战场……而这是拉多加湖，运河的源头正是由此开始。当时有人说，彼得大帝用这条运河整治不驯顺的湖……这里可以看见位于小岛上的施吕瑟尔堡要塞，正是由此人们想起了彼得大帝的事业，并想到整个国家的命运：诺夫哥罗德人建起了被称作奥列塞克的要塞，后来归属瑞典人，并被改称为诺捷堡。1702年，一场著名的战役之后，城堡重新回到俄罗斯人手里，又被称为施吕瑟尔堡要塞。

但是，不知为什么，老人、中学生、小姐和带有相机的先生都

默默不语。

“唉，先生！”——老人嘟囔着。

似乎一些病态的白色幻影从脑海里向人们飘来，不由得令人想起彼得大帝的辉煌事业……

越往前走，人们就越来越多地看到彼得大帝在这个地方逗留过的各种痕迹。人们指着这些痕迹，却不可能在这里说尽所有有关彼得大帝的民间传说，因为它们是如此之多，你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怎样衔接。也许由历史学家来说更为合适，我们的史料有必要弥补这个空白。

太阳落到拉多加湖里去了，但是这并没有使天黑下来。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与其说太阳落下去了，不如说太阳“在下山”。似乎太阳在水平面上隐藏了起来，就像鸵鸟为了躲开猎人而把脑袋藏进沙堆里一样。天依旧是那么亮，只是一切略微变得朦胧了一些。被隐藏的太阳照亮的橙黄色烟雾朦朦胧胧，轮船在湖面上开过的痕迹变得模糊起来，但是这痕迹并没有消失，它渐渐地扩散，向着远方渐渐看不见的湖岸扩散开去。所有的人都默默无言地凝望着水中和空中的航道，他们本身也变得朦胧起来……这不是老人、小姐或中学生，而是远方的神秘生物。

微风吹来，涟漪泛起，碧波荡漾。微风也许不会使大船明显波动，但是，湖面的单桅小船却会由此微微颠簸起来。“滨海”号船稍稍荡起碧波，芬兰船扯起绷紧的彩画般的帆。远处有个白点。这是航标灯呢，还是面朝拉多加湖岸的教堂，抑或是某条大船的帆？白

点会消失的，但是应该很快就能看见航标灯，然而，在红色的太空上勾勒出来的却是一艘大湖古船的丰满轮廓。

我不记得哪位旅行家曾说过：当你坐上俄国的船，千万要小心，要仔细观察船舱里面是否漏水，这条船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船底会不会散开等。我按照所说的办法去做了。我们坐的是新船“巴威尔”号，它还是第一次执行航行任务，从彼得堡到彼特罗扎沃茨克，再到波韦涅茨。这条船是英国制造的，甚至连轮船拥有人的公司本身都是照英国方式建立的。

“嗨，”一个个头不高、圆脸的公司成员彼特罗扎沃茨克商人对我们说道，“别提了，在英国甚至一个雇佣公司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轮船，而我们俄国商人，却不能像购买商品那样购买自己的私人轮船。”

我不清楚在俄国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公司，在这样的公司里一些中小商人聚集在一起。要成为该公司的成员，只要交足 200 卢布的股份就可以了，但是必须用本公司的船装运他们的货物。公司里制定了一些规则。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和令人振奋的时代，人们怀着美好的希望……而且从国家杜马那里也传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声音。

“你们知道吗？”船上这些新水手们迫不及待地说，“现在难道能够袖手旁观的时代吗？在我们这里，在奥涅加河岸边，有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无所事事，他们什么都不想去了解，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这就是自尊心！告诉你，这些自尊心极强的人出于自尊心，连报纸都不想看！”